



有人喜歡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，有人喜歡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，有人把生命「攤開」來用，有人把生命中的光彩三朝兩日便花光，正是人各有志，我們喜歡搬家是由於它是簡單中的複雜，多變中的恒常，因為我們不說流浪，相比起來，搬家這回事實在是謙虛得多了。

## 鍾玲玲

天氣不冷的時候想它冷，天氣冷了，心中又在問，到底春天什麼時候才來呢？相信很多人有過類似的心態，特別是女人，總希望有些轉變，冷或者熱，喜歡或者不喜歡的，都願意經歷一下，生活裏太多煩瑣枯燥的事情了，季節的更易所帶來的心境，毋寧較季節本身更為重要。春夏秋冬彷彿是十分熟悉的東西，然而，每次就是有點不同，有點新意，其中究竟是人事關係，還是歲月增長，實在說不清了。就說歲末的聖誕吧，鐘聲好像是一個重要的句號，告訴人們必須結束某一段日子，那麼新年又怎樣呢？一年之始與一年將盡的心情是一樣的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，人可以老，世界卻沒有。結束與開始，並非那末斷然，那末清晰。結束，可能意味且期待着新的開始，而開始時，又預測到結束的一天。

鍾玲玲說她不是一個討人喜愛的女人，

這不過是她自謙之詞，不是嗎？一個那麼溫和嫻靜的人，即使你在她面前咆哮、發怒，她也不發一聲，平時，是朋友的忠實聽眾，面對面的交談中，常使人感到她十分懂得人情世故，她會教人不要埋怨，不要幻想。頑皮的孩子，幾乎每次都敵不過母親的耐心勸解和安慰，試問，有幾人能全心全意地與孩子連下數盤跳棋，只為了使他安靜一會，讓丈夫和朋友們好好的高談闊論。而且，她是那麼知命，從日常生活中，往往能體悟並提昇種種情趣，這份替生命調色的功夫，委實包涵了不少痛苦省悟的敲捶，成長畢竟是每個人一段至為艱難的路程，鍾玲玲呈現的是她真實而常見的一面，搬家的意義可以是更新，一種實踐，我們又何曾想到這層呢？

許多人都企望自己的生命是首抑揚頓挫的歌，至少，是一首悅耳的歌，不然，便鬱結寡歡起來，好像自己平日浪費了寶貴的生

命。但歌有很多種，不一定聲音美的就是好聽，好聽的歌都變成油膩或靡靡之音了，鍾玲玲看透這點，她說，自己能成爲一片風景，固然是美好，但能夠欣賞風景不也是爲一種境界嗎？或許，我們都太過執着了，生命之歌的確是有很多種唱法，重要的是歌者自己能用心去唱，能用一個微笑去完結。否則，即使是更多的鼓掌和讚美，不過是陣陣的洶湧而來的諷刺吧！

作爲一個情感豐富而細緻的女人，鍾玲玲十分緬懷過去的友人，酒不是古舊的好嗎？醇厚而醉人，但現在的人際關係已多演變成商業交易性質，基於供求價值的需要，快速得日新月異，所以，當讀到她簡樸地描述在街上碰見老友的情景，喜愛之餘，竟是深深的嘆喟：她的臉是笑盈盈的，看着她黑亮的眼睛，過去的年月把我的喉嚨都塞住，我不能說話，在我充滿歡意的微笑裏，沒有人看得出，我是怎麼的一番心情。

愛情是十分敏感的，必須我們小心地懷抱着，任何一方失神跌破，後果都不堪設想，所以，眼見摯友在極度苦楚無助中掙扎，自己却不知如何是好，內心實在是同樣地悽然欲哭。心在痛，可是竟那末不耐煩，既知道一定是甚麼在苦苦折磨着他，但自己無能爲力，他半夜的低泣，直使人悸怕不已，更害怕他伸過來、渴求援助的雙手。鍾玲玲當時的感受，現在看來仍是令人痛心無奈的。

女人的觸角是這麼敏銳，特別是感情豐富且細緻的鍾玲玲。敏感得常使自己焦慮不安。上班時沒有人向自己招呼可以焦慮，剪了一個不滿意的頭髮可以焦慮，甚至，面對新友時也小心焦慮對方可能討厭自己，而不敢說話不敢直視。若讓她置身一個熟悉的環境裏，她却會十分溫和地訴說兩個孩子的頑皮和伶俐，活像家人晚飯後圍坐一起的溫馨，舒服又自在。

像其他女人那般容易滿足，遇上溫暖的太陽時，鍾玲玲特別懂得享用它，特別滿足，她會躺下，靜靜地聆聽海潮的聲音，聆聽孩子在沙灘那邊傳來的呼喚，有什麼比這更幸福、更令人感到滿滿愉悅呢？真的，孩子與母親不是特別感情濃郁的嗎？母親的滿足是不應在於孩子的驕人成就與否，而是，兩人赤誠濃郁的交感。

容易滿足的女人亦是一個不易滿足的人。雖說容易滿足，但生命裏總也有失望、失敗的時刻。況且，一個有所期待的人，便更加容易不滿足，看雲，看天上飄搖的雲簇，變幻之後仍是變幻，很多人也會頹然若失。又何止鍾玲玲一人呢？

面對這末平淡而細緻的女人，我們又何須要求奇特脫俗呢？其實，甚麼是奇特與脫俗不凡，是地上的？還是雲裏的？她只是小心而努力地作好一個母親和妻子的本份，她像普通女人那樣，有高潮、有低潮；有快樂和不快樂的時光；會展現不安的眉感，亦會滿足地微笑；她更懂得生活瑣碎而真實的道理，懂得生活恒常和轉變對人的意義。她只是一個普通的女人，所以，我喜歡她。